

諸位法師，諸位同學，大家好。今天有緣能到台南，尤其是淨宗道場，這是我第一次到這個地方，我看到了很歡喜，而且感受很深。我跟台南這個地方有很深的緣分，好像是回到久別的故鄉。我記得我是民國三十八年，我從南京到上海，由上海到廣州，由廣州到高雄，到達高雄下船之後就到台南來了。那時候我們跟著孫立人將軍的軍隊住在台南火車站附近，有個旭町營房，恐怕你們現在年輕這一代都不知道了。我在這邊住過半年，以後離開軍隊到台北去，想找一個工作，同時還想去念書，結果實在是人地生疏，工作很難找。一個朋友給我介紹到實踐學社，是個軍事機關，我進去之後就在那裡住了八年，這八年的生活比較安定，實在上讀一點書都是在公餘的時候，自己自修。

三十九年到台北，四十二年我遇到了佛法，因為那時候年輕，對於宗教比較陌生，尤其是佛教，在社會上給一般人的形象都是迷信、是宗教，所以就很少接觸。在那個階段，我對於哲學很有興趣，以後聽說台大有一個好的哲學老師方東美先生，聽說他是桐城人，桐城離我們的家鄉很近，大概就像台北到桃園一樣，從前算中國里，五十里，現在說起來就是二十五公里，不到三十公里，很近的一個城市。我就寫一封信給方老師，也寄了一篇文章給他看，一個星期之後他回我一封信，要我到他家裡見面。我就遵照約定的時間去拜訪方老師，這是一位老鄉長，他的年齡跟我父親差不多。見面之後他就問我的學經歷，我說因為抗戰的時候我們流離失所，到處逃難，三年沒念書，所以我只有初中畢業。老師說你有沒有騙我？我說我不敢欺騙老師，很想能夠有機會旁聽老師的課程。他告訴我

，他說你寫的信，你寫的文章，我們台大的學生寫不出來，所以他懷疑。我說這個原因，雖然我失學三年，但是我讀書沒有中斷過，喜歡讀書，好學，我說我句句都是老實話。

老師就告訴我，他說現在的學校，諸位要記住，這是六十年前，他說先生不像先生，學生不像學生，你要到學校去聽課，你會大失所望。我被方老師這幾句話就像涼水澆頭一樣，聽到之後，老師拒絕了，所以表現得很沮喪。但是我們對老師尊敬、誠懇，寫給他的信，文章都是用毛筆字工工整整寫給他的。所以我們沉默了幾分鐘之後，老師開口說了，他說這樣好了，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家裡來，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所以我跟他學哲學是在他家裡，不是在學校，在他家小客廳小圓桌，一個老師一個學生，我們的課是這樣上的。等於說他給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從西方康德哲學講起，講中國，再講到印度，最後講到佛經哲學。我就很訝異，我說佛教是宗教、是迷信，而且我們所看的叫多神教，它什麼都拜，不像基督教他們這些宗教，只有一個神，高級宗教只有一個真神，泛神教、多神教，這在宗教裡面叫低級宗教，我說它怎麼會有哲學？老師說你不知道，釋迦牟尼是大哲學家，這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的，他說「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被這幾句話，跟他老人家這段期間，把對佛教這個概念完全轉變過來，也很好奇，非常想學習。

方老師告訴我，他說在從前的出家人，真有學問、有修行，你能夠親近確實會得大利益，他說現在比從前差很多，現在的出家人著重在儀式，儀規、形式，對於經典，真正用功的人就比較少，他把這個狀況告訴我。而同時告訴我，真正想學佛教要從經典下手，所以我們對於佛教經典就很重視。以後認識章嘉大師，我對佛學的基礎是他老人家幫助我奠定的。章嘉大師他教導我的是教我要學釋

迦牟尼佛，這個指導的原則非常正確。你看我們以後出了家，在佛門裡面看到門戶之見，道場與道場都不相往來，想盡方法自讚毀他來搶信徒，這是錯誤觀念，完全錯了，門戶之見。大師教我跟佛學，學釋迦牟尼佛，這樣一來我們對於佛門那些宗派，我們看法就比較平等，沒有門戶之見，無論是小乘大乘、宗門教下、顯教密教，都是釋迦牟尼佛傳的。所以我們對於所有宗派是平等的尊重、恭敬、讚歎，沒有自讚毀他的行為，這就是老師教的。我們從根學起，佛教的根是從釋迦牟尼佛，心量自然就拓開了。以後不但對於佛門的宗派我們會很尊重，對其他宗教我們也都能夠尊重。

所以現在我們在國際上，我們提倡的是世界宗教是一家。真的是一家，不是假的。他們說這個宇宙、這個世界是神造的。佛法不是這麼說法的，佛法說這個宇宙的出現是一念不覺而有無明，有無明則生三細相，三細相輾轉就變出了六粗。我們最簡單的講法，無明是動的，就是一念妄動，起心動念，這一動就出現了境界相，轉相、境界相，雖然是有先後次第，但是速度太快了，沒有辦法你能夠覺察出來，所以宇宙的確是一時頓現。所以佛家講這個「一時」講得太好了，你看經典打開，「如是我聞，一時」，一時是跟你講真話，跟你講幾年幾月幾日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真的就是一時，是一時頓現。這一時頓現，整個宇宙出來了，所以各個眾生也都出來了。它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那就是惠能大師明心見性的時候他曾經說過，他說「何期自性，本自具足」。這就是說明，整個宇宙，無論怎麼樣的複雜，都是自性本來具足的，絕對不是自性之外會有一樁事情發生，不可能的，本自具足。當自性沒動的時候它不現，所以佛家講隱現，它不現，不現相，那一念妄動這個相就現前，顯了。這個東西很難講，也很難體會。我們現代的科學技術很發達，所以我常常用電視機來做比喻，電視機的屏幕就好比是自性，

十法界依正莊嚴好比電視裡面的音聲、色相，我們電視機放在這裡，我們的頻道不打開，你能說裡頭沒有嗎？沒有打開，本自具足，你頻道一按，它就現前，那就叫能生萬法。所以它有隱現不同，統統是自性裡頭具足的，具足無量智慧、無量德能、無量相好，所以它一動，這個十法界就現前了。

這跟科學家講的大爆炸不一樣，大爆炸很難自圓其說，可是佛法裡面講得非常圓滿、非常透徹，都在《大方廣佛華嚴經》裡頭，細說，讓我們了解宇宙真相。了解之後才曉得，整個宇宙我們講是一家，一家距離還太遠，那什麼？一體，確確實實是一體。知道宇宙是一體，你的慈悲心自然生出來，你不會再有執著、不會再有分別。你看佛家常講「生佛一如」，生是眾生，眾生包括有情、無情，有情我們今天講動物，無情是講植物、礦物，眾緣和合而生起的現象叫做眾生，所以眾生的意思很廣。眾生跟佛一體，生佛不二，它是一不是二。無論哪一個宗教，都是屬於眾生，都是自性變現出來的，怎麼會產生二？所以我們這裡起了分別執著，這絕對錯誤。半個多世紀我們在大乘經教裡面學習，終於把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自性在沒有迷惑的時候是什麼現象？我們淨土宗裡面講四土，最高的常寂光淨土，所以沒有現象的時候是常寂光，自性就是常寂光。自性裡面沒有物質現象，也沒有精神現象，這是宇宙的本體，可是那一動，這無明一動，這個動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振動，是非常微細的振動，我們沒法子覺察，覺察不到。

現代科學家也講這個道理，講到用弦來形容，弦是彈琴的弦，那是一個振動，比喻做振動的意思。弦振動的頻率太粗了，那太明顯了，我們自性裡面起心動念的振動非常非常微細，細到什麼程度我們沒法子想像得到。你看經上只給我們說了，八地菩薩才能感受到，這個位置可太高了。《華嚴經》講的是五十一個位次，十信、

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再上面等覺、妙覺，總共五十二個位次，前面五十一個位次都叫因地，都稱菩薩，最後是果地。這個東西，起心動念，實際上無明，所謂一念不覺就是起心動念，起心動念沒有原因，沒有先後。所以在佛法裡面，大乘佛法裡頭，時間、空間都不存在，空間不存在就是沒有距離，時間不存在沒有先後，這是給你講的真相，諸法實相。諸位同學有學過唯識的，學過《百法明門》的，時間、空間你看在百法裡頭列在不相應行法，二十四個不相應裡頭有方分，方分是空間，時分就是時間。你看看佛法在世尊當年的時候就講得這麼清楚，不相應行法用現在的話說是抽象概念，不是事實，它不是心法，它也不是心所法，它也不是色法，是一種抽象概念，你不能說它沒有，你要執著，它好像存在，你不執著，它確實沒有。

所以空間維次就是佛法裡面講的法界，現在科學家所謂的空間維次，在理論上講空間維次無量無邊。可是黃念祖老居士告訴我，他說科學家確確實實證實至少有十一種不同空間維次存在，科學證明，雖然證實了，但是不知道怎麼突破，這是個大問題。可是在佛法裡面，在宗教裡面，至少一萬多年前就有人突破了。像古時候婆羅門教，它用什麼突破？它用禪定，甚深禪定能突破空間維次。我們中國雖然沒有講求禪定，講清淨心，心清淨到極處，沒有雜念的時候能突破，那就是禪定的境界，能突破。看你功夫的淺深，你突破的層次多少不一樣。所以四禪八定這是古印度宗教、學術裡頭普遍都要修學的，所以他們有能力突破六道裡面的空間層次，有二十八層天，到非想非非想處天，下面到阿鼻地獄，他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點疑惑都沒有。所以輪迴不是佛教講的，是古印度教他們所說的，我們可以講他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六道怎麼來的？他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六道？他也不知道，六道以外還有

沒有世界？他更不知道，那比我們就高明太多了。所以釋迦牟尼佛出現在這個世界一定要出現在印度，印度有這麼高的水平，幫助他們再提升，幫助他們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六道怎麼來的？為什麼會有六道？六道以外還有沒有世界？幫他們解決這個問題，這太難得了。

了解這些問題之後，釋迦牟尼佛就開始教學，他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那一年是三十歲。在中國唐朝，我們六祖惠能大師也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六祖能大師的境界跟釋迦牟尼佛的境界完全相同，一個是以佛身出現在世間，應以佛身而為說法即現佛身，能大師在中國，應以比丘身得度就現比丘身，他現比丘身，他現祖師的身分，其實都是如來究竟果地上的境界。所以能大師所說的，說出他見性那個樣子，跟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沒有兩樣，釋迦牟尼佛他是徹悟之後二七日中講出這一部《華嚴經》，是在定中講的。所以現在小乘人不承認，像泰國南洋的小乘，他們說大乘非佛說，他們不承認佛在定中講《華嚴》，他們只承認佛在鹿野苑度五比丘，講阿含。佛細講，能大師是略說，一個簡簡單單用了二十個字，一個是一部《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經》的分量我們沒辦法知道，龍樹菩薩從龍宮出來之後告訴我們，他看到大本《華嚴經》是「三千大千世界微塵偈，一四天下微塵品」，這個數量太大了。實際上《華嚴經》是什麼？《華嚴經》就是遍法界虛空界。所以這個數字是形容，不是真的，真的比這個數字還要多，不會比它少，真的是無量無邊、無盡無數，是自性變出來的，也就是講自性的體、相、作用。

最近這段時間我們曾經學習賢首國師的《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這篇文章非常之好，賢首是清涼的老師，這篇文章裡面把《華嚴經》修行的方法說出來，言簡意賅。這篇文章只有六段，前面

三段，要用哲學的話來講，本體，宇宙萬有的本體，第一段是講自性，第二段就是講依正，依報、正報，就是起這兩種作用，宇宙萬相現前了，能生萬法，第三段是講心法跟色法，就是物質跟精神它的特質，周遍法界、出生無盡、含容空有，我們佛門常講的「心包太虛，量周沙界」，這話是真的不是假的。現在我們的心量變得這麼小，變得這麼可憐，那是自作自受。所以起心動念出現什麼？出現阿賴耶。阿賴耶的變現就是從，我們淨土宗講的四土，從常寂光土變現出實報莊嚴土。實報莊嚴土裡面沒有分別、沒有執著，分別心一起來，實報土不見了，實報土變成四聖法界，聲聞、緣覺、菩薩、佛，這叫方便有餘土。那麼再執著起來了，執著這個念頭起來之後，四聖法界沒有了，方便土沒有了，方便土變成了六道輪迴，就是凡聖同居土。那麼你就曉得，如果我們把執著放下，對於世出世間一切法不再執著，六道就沒有了，假的，不是真的。如果把分別也放下，不但不執著，我對世出世間法絕對不會再起心動念去分別它，那四聖法界沒有了，實報莊嚴土出現了，實報莊嚴土，等到你起心動念，沒有了，連起心動念的習氣都沒有，那就又回到常寂光。這個講得清楚、講得明白。所以這個從理上講，確實是方先生說的，那真是高等哲學，從事相上講，那是高等的科學。我們能在這一生中得人身、聞佛法，能把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不容易！這個東西搞清楚、搞明白，就是章嘉大師告訴我的看破，看破是解悟。佛門裡面講開悟是兩種，第一種叫解悟，第二種叫證悟。證悟怎麼樣？證悟是你把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下，你就證得了，你就真正入佛菩薩的境界，不但是永脫輪迴，永脫十法界。

能不能做到？釋迦牟尼佛給我們的示現，他一生做到了，六祖能大師在中國給我們示現，他二十四歲就做到了。在中國，契入他們境界的人多，佛教傳到中國這兩千年來，在中國，出家、在家，

男眾、女眾，轉凡成聖，我們是凡夫，轉凡夫成為佛的這個境界的，你去看看《大藏經》裡面《高僧傳》、《比丘尼傳》、《善女人傳》，這個傳記，我去看了一看，不止三千人，這兩千多年當中，證到佛的地位，證到菩薩的地位，證到阿羅漢的地位，證到阿羅漢的地位六道沒有了，不少人！為什麼從前人能夠達得到這個境界，現在為什麼沒有了？現在真的沒看到，不但沒看到，聽都沒聽說過。這個話不是我說的，是早年倓虛老法師講的。倓虛老法師抗戰勝利之後，國家動亂，他就移民到香港去，以後往生在香港。在香港創辦了一個華南佛學院，也培養了不少法師，可是現在這些法師也都凋零了，年齡跟我差不多。倓虛老法師說的，他老人家長壽，九十多歲才走的，他是學天台的，念佛往生的，所以常常勸人，我們今天學禪、學密、學教、學戒律，都不能成功，為什麼？心浮氣躁，你的心定不下來，你放不下。放不下，什麼成就都沒有，研究的經教都變成佛學。佛學不管用，在世間學術界你可以拿個博士學位，你可以成為一個佛學家，你脫不了六道輪迴。所以那個不算成就。

老法師告訴我們，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現在的社會，倫理、道德、因果全沒有了。所以宗教教育，經本存在，沒人學了，發心學習的也不過學學文字而已，義理而已，做不到！做不到就不得受用。從哪裡做起？一定要從根本做起，根本是戒律，佛家經教講得很多，因戒得定，因定開慧。我們今天就用，這是一切諸佛教化眾生共同的原則，今天我們在家學佛，哪一個人能夠把十善業道落實？出家學佛的同修，有哪一個能夠把沙彌律儀做到？學戒律的也不行，為什麼不行？自己戒律修得很好，戒律很清淨，看到別人破戒、不守戒就批評，這行嗎？不行。為什麼？自己戒律修得很好，看到別人破戒了，能大師的《壇經》裡頭有一句話說，「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他還看到這個過失、那個過失，他沒做到，他心不清淨。雖然學戒，戒的目的是得定，因戒得定，你沒有得定，你那個戒律就不是真的。但是怎麼樣？人天福報，持戒是修福，你沒得定，得定才能開慧，開慧才能夠結果。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批評人？不可以。那要怎麼樣？看到人家不能持戒，看到人家還在犯戒、破戒，應該用什麼態度看？正常的，這不是不正常，正常的。為什麼是正常的？因為在這個時代沒人教，那你到哪裡學？如果你真的能夠持戒修定，那你是再來人，你不是凡人，你是凡人不是正常的嗎？所以要平等心來看人，要有真實智慧，決定不能有妄想分別執著。你修清淨心，清淨心就是定的前方便，禪定的前方便。我持戒的目的在哪裡？目的是修清淨心，這就對了。我還輕慢別人，還有分別執著，我的心就不清淨，那個戒是福德，不是功德，功德跟福德意思不一樣。

我們曉得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就是整個社會的影響，我們基礎的教育疏忽了。這樁事情我常說，至少我們丟掉四代到五代，我們自己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大概總得到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他們才曉得。所以古時候，像上一代的，印光大師他們那一代的，他從小就有儒的底子。儒的底子，我們今天簡略的說，《弟子規》，《弟子規》是中國從前家庭，古老家庭的家規。小孩一生下來就得學，生下來他又不會講話，雖然不會講話，他眼睛會看，他眼睛睜開來會看，他耳朵會聽，他已經在學習，是父母、在他周邊這些大人把樣子做出來給他看，這才叫真正的扎根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三年，從生下來到三歲，這一千天，這是扎根教育。父母跟家裡面的大人在他面前，言談舉止都要有規矩，你不能讓這個嬰兒落壞印象，是這麼教成的。所以《弟子規》不是教小朋友念的，不是教他背的，你完全搞錯了，《弟子規》是

全家人做好樣子給下一代看。所以中國古諺語有一句話說，「三歲看八十，七歲看終身」，它有道理！三歲的小孩他就有能力辨別真妄、是非、邪正、善惡，他就有能力辨別，這個根才叫紮得深。所以三歲以後父母肯定會給他講一些做人做事的大道理，薰陶他。

另外，佛的寺廟到處林立，中國人信佛教的人多，到城隍廟裡燒燒香，受因果教育。你看看閻王殿，我的因果教育就是從閻王殿裡學來的，母親一年總要到城隍廟去燒幾次香，帶著我們參觀閻王殿，十殿閻王。那時候是泥塑的，塑得好，很逼真。母親帶著你去看，會告訴你，做什麼壞事就受什麼樣的果報，讓你看。你看小孩記在心裡，長大之後，起心動念，一個不善的念頭，馬上就想到閻王殿裡的拔舌的、剖腹的，就想到這個事情，就收斂了，就不敢動了，因果教育。這兩個教育做基礎，以後學佛，所以十善業道很容易落實，一點都不難。出家，像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薩戒，都可以做得到，凡是做不到的東西佛不會說，佛說出來你一定能懂，一定能接受，一定可以落實。

現在我們把這個基礎教育丟掉了，已經養成不好的習氣，知道這些東西好，我們習氣毛病太重了，改不過來，問題在這裡。那要怎樣才能改過來？章嘉大師告訴我的，看破之後你就能放下。所以解悟就很重要，看破幫助你放下，放下幫助你看破，這兩個方法，從初發心到如來地，相輔相成，這就像上樓梯一樣。上中下三根都必須用這個方法，只有上上根人，像惠能大師那樣，他不需要，他那是一步登天，說放下，徹底放下，這個太難了，這是億萬人當中難得有一個。所以連章嘉大師都教我不能學惠能大師，方東美先生跟李老師都勸我不可以學惠能，那學不到的。我們一定從漸修、漸捨，慢慢的捨，漸進，一步一步像爬樓梯一樣向上提升，這就對了。所以老師看得很清楚，我們自己反省，自己不是上上根性，我們

自己曉得，中下根性的人，遵守老師的指導，決定有成就。

這些年來，也許諸位同學都曉得，我早年在台北也有個小道場，沒這麼大，大概只有這一半，恐怕只一半大，華藏圖書館，韓館長負責主持的，我在那邊講經。小道場也有好處，人不多，大家在一起認真學習。韓館長過世了，我們這個小團體也是在不得已的，佛法講緣，緣有聚也有散，我們就離開了。離開台灣我們就到新加坡，李木源居士收留了我們二十多個悟字輩的同學。在台灣自己有道場很好，我們聽了很高興，沒有道場我們就一起去流浪。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將近四年，我們做了一樁事情，把新加坡九個宗教團結起來。這個事情做得好，新加坡政府也非常歡喜，有助於社會安定和平，做了這麼一樁好事情。諺語說得好，好景不常，將近第四年的時候那邊又起了變化，不過這個變化好像我都有預感，我帶我們這些悟字輩的同學到新加坡，好像是第一天還是第二天，到了新加坡，我就告訴大家，我說新加坡有兩個護法，這兩個護法，如果有一個出了事情，我們就要捲鋪蓋走路。這兩個是誰？外護是李光耀，內護是李木源。這兩個人都不能出事，我們會在新加坡住得很安穩，兩個人，有一個不高興的時候，我們就得走路。所以以後果然，這是還不到第四年，將近第四年，這問題就出來了，我們只好走。正好在這個時候，澳洲他歡迎我們移民到澳洲去，我也不曉得他從哪裡聽說的，可能聽說我們在新加坡做團結宗教的工作做得不錯，他們移民部長知道這個事情，所以非常歡迎我到澳洲幫助他們團結宗教、團結族群。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因緣之下移民到澳洲。真的是路愈走愈寬，愈移愈好，澳洲地大人少。你看我們在澳洲，現在我們淨宗學院我們擁有的土地就相當可觀，要在台灣算總是幾百甲，他們說五個acre是兩甲，我們現在土地應該合起來差不多將近有三、四百個acre。所以是很大的土地，我們準備將來建學校。

澳洲政府，從聯邦到地方，我們關係都非常好。到澳洲十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十年，雖然大家在道業上沒有什麼顯著的進步，但有一樁事情值得稱道的，就是這十年我們跟地方上這個小城市裡頭的居民處得非常融洽，地方人民歡迎我們，這很難得，人和得到了。所以我們現在要認真努力提升道業，道學上要往上提升。那是一個非常好的環境，社會安定，人與人之間相處和睦，這是很難得的一個，今天在整個世界上來說，澳洲跟紐西蘭是地球上的淨土，還沒有被染污。我們土地很多，也歡迎大家移民到那邊去，我們到那邊去建彌陀村。這個話是真的不是假的，大家有志一同在一起修行。

到了澳洲之後，九一一事件發生了，我們就遇到一個特殊的因緣，跟澳洲的大學往來就比較密切，大學希望我能夠代表學校、代表澳洲參加國際上的這些和平會議，這些和平會議多半都是聯合國主導的，所以有這麼一個機會。參加過幾次之後，才曉得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每個國家政府跟一些學者專家確實都真的是有心來尋求如何化解衝突，如何恢復社會安定和平，但是想不出方法，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們參與之後，我們就把中國五千年長治久安這些智慧、方法、經驗，在大會裡做報告，提供給他們。他們聽了很感動，也很歡喜，沒信心。會後我們在一起聊天、吃飯，很多人問我，他說法師，你說得很好，這是理想，做不到！這才叫真的是麻煩。那怎麼辦？必須要做出一個榜樣，要做出一個示範給他看，他才會相信。所以我們就真的在很多地方去找，看看有沒有這個緣分，我們來做個實驗，找不到。

所以在二〇〇五年我回到老家，七十年沒有回去了，回到老家去看看，也談到這些事情，家鄉的這些父老，連地方上的領導，聽了之後很感動，他說回來，我們在家鄉自己做。就這麼一鼓作氣，

真做成功了，成績出乎意料之外，真的做成功了。所以二〇〇六年聯合國找我主辦一個活動，不是協辦，主辦一個活動，我們就同意了。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我們做了三天報告，也在那邊有個場地，那個場地差不多有我們這麼大的樣子，展覽室，我們把在湯池半年成果展覽出來，很多人感動。同時聯合國的後續，就是駐聯合國一百九十二個國家的使節，都希望有機會到湯池去考察、去參觀。所以這是我們做成功了。去年年底我們交給政府，所以我就想回來專門講《華嚴經》，沒想到到台灣有很多縣市長都要來看我，我就把這個事情告訴他們。他們很有興趣，希望在台灣做。我說好事情，我們希望真能做成功。台灣做成功的時候，那就是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在台灣。所以我們告訴大家，我們不要打仗，和睦相處，我們承認一國兩制，中國大陸是新中國，台灣是老中國，五千年的老中國在台灣。謝謝大家，時間到了。